東塘集

八

東坡集卷十五

宋 蘇軾 撰

臣本淸 李太發 謹校 謝啓昆 覆校

東谷居士語錄

吏部尚書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官而取予之方蔑然揚箕方懼於食浮歷井遽叨於選
授始終四載黽勉百為臨遣丁寧夙佩銀鈎之訓撫循
殫竭期安玉璽之區振荒幸釋於焦熬蠲賦或蘇於凋
瘵上之賜也臣何力焉墨褒逮於罔功環召叨於黜命
方歎修門之三入敢謂都堂之再登誦中和宣布之詩
忸怩滿面冠言語侍從之選瑟縮胡顏參八座之高華
總三銓之要劇昔殿邦作牧已慙德裕之籌邊今課吏
考功奚取山濤之啓事僥踰滋甚報塞伊何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盛德雲行至仁天覆明見萬里灼知臣下之勤勞柄馭羣工儀圖流品之甄別肆令孱瑣與在選掄臣敢不策勵衰疲對揚際會思不出位當歷觀身言書判之長心乎愛君願備罄獻納論思之益

謝寶文閣學士再任四川制置使表

坤維盡護曷寬憂顧之深渙汗莫同狎畀保釐之重躐上奎文之直益增井絡之光懼弗克勝報未知所中謝伏念臣頃繇冗散濫綴論思在六卿之聯久慙尸素陳四

孤蹤敢曰追參於前轍歲時未久已躋五閣之班功烈甚卑實愧諸臣之績衰力豈堪於再鼓卮言不獲於三辭申命所加下拜而受年稱借一有玷昔賢朝而褫三恐辜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先惠遠明在知人八柄馭臣嚴更入迭出之制四方無事慮送往迎來之勞不求改絃易調之雋功爰用增秩賜金之故事姑留庸瑣重寄撫麾臣鼷鼠之技已窮駑馬之力不駕既叨隆委尚詭來功職列宸居如近天威之咫尺法嚴吏道益

如臣無狀已事可知景迫桑榆哀態益加於前日質同
蒲柳病軀獨甚於暮年心力耗於劇繁目視昏於省閱
繡衣懷舊稚耋或喜其再來白髮重新山川亦嗟其已
老懼莫同於渙號中敢怠於承休雖萬里東西鼷鼠盡
窮途之技而八更麾節老馬猶熟路之知畧其已試之
罔功責以後圖之自効爰付內地俾訖外庸恩實重於
邱山心如臨於淵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明中照帝
德有容禮以待臣庸勵羣工之職化行自近尤先三輔

麾寖歷簿書期會之故際龍飛之景運塵豹從之華途
職既奉於劇繁益荒舊習跡嘗聯於誦說奚補多聞四
年出牧於蠶叢萬里召還於象闕怵志慮於跋履險難
之後疲精神於拊摩凋瘵之餘顧邯鄲之步盡忘豈金
華之業能續天官率屬加責重來帝幕侍言有光再至
夫豈閱南宮之注籍如許容東郭之濫竽曾是空踈乃
敢徼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惟皇作極無逸為圖雨施
雲行德已彰於純粹月將日就學尤重於仔肩會裁冠

逢掖之鴻儒陪廣廈細旃之盛選不遺曳履亦俾執經
臣敢不倍千一之遺逢整萬分之稱塞陳堯舜之道仰
承聖性之高明希褚馬之風誓竭愚誠之惓惻

辭免兼侍講表

歷日幾何恩榮三錫循牆而避控露萬分自昔經幄之
間莫重侍臣之選張酺以質直守義在永平為最久無
量以敏博而辨居開元為首稱必惟其人斯當厥任如
臣寡陋見識淺膚第慙五技之窮蔑有一愚之得翰墨

聞命悸惕不知所從臣仰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勤聚辨踐阼之始典學是先開帝幕以召見儒臣增經籍以切劘治道臣洊抒愚悃上贊宸猷悉蒙開納之私旋拜施行之旨竊謂聖明之在上正資鴻碩之多聞儻非名流曷侍清燕如臣固陋輒預選掄方簿書期會之餘塵容滋甚當廣厦講論之際濫吹奚宜其於海嶽之高深何取涓埃之補報仰祈淵鑒亟寢誤恩庶在公朝或弗累金華之選俾安愚分是為酬玉扆之知

辭免兼侍讀表

寵光昲至震悸靡寧臣仰惟陛下以神聖之資輔緝熙之學講論經理朝夕弗倦邇英近臣必得一代耆儒當世名士庶幾仰裨海岳有益聖明如臣佔嗶書生學無根柢頃蒙睿簡侍言帝幄空疎荒落涓塵無有上稟親擢偶逭譴誅今若復簉金華陞班進讀課之前功則已試亡狀猶之今授則其濫愈加豈容芻狗之陳蹤又玷細氈之清綴伏望皇帝陛下以名器為重惟博碩是資

前有明師顧踵漢家之故事旁通經義更尊列聖之宏規別選英材以副虛佇共成不世之業不負多聞之求

辭免兼修國史兼實録修撰表

狎被寵光深增戰慄竊以祖功宗德適昭奕世之規帝典皇墳上媲古書之盛制作之嚴號稱權重筆削之任當付儒英豈容陳腐之書生冒玷清華之妙選如臣者粗從佔嗶曷究淵源半生州縣之徒勞久忘故步百篇軌範之至道莫識斯文豈期甫復於青氊驟使晉聯於

鴻筆方深虞於尸素敢自詭於汗青惟大臣方謹於提
綱而羣彥共參於訪佚武宣之潤洪業垂裕維新游夏
不能措辭非才是懼伏望皇帝陛下照焉若日容之如
天念明繼聖聖繼明有嚴信史而質勝文文勝質宜俾
修能庶允愜於公言亦少安於愚分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臣恭承明命彌切震驚撫已莫勝盍伸控免伏念臣一
介凡下自分孤寒州縣馳驅簿書期會鞭策陳力望絕

榮途而誤被柬知數叨隆委出藩入從疊拜恩除史館經帷盡汙清貫退揣分量滿溢已多思報涓埃萬莫有一茲者樞庭擢貳宜慎選掄而寵命下臨及於么麽仰惟右府宥密之地實規恢遠畧之圖而近臣左右之間係夷夏觀瞻之表今帝德廣運海內敉寧偃武修文四方率服至於慮患於已治飭備於不虞權重而委隆機微而責劇必求瑰傑乃副使令如臣非材弗堪大用核其已試則無狀考其素有則已盈自知甚明實難冒據

伏望皇帝陛下思本兵之重念人才之難不以瓦汗之為嫌稽之公論而後與收還成渙別授時英上以廣立武之謨下以示從欲之德

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大君申命宜極欽承小已莫勝輒忘洊控臣竊以整軍經武實隆右府之權量能授官尤重大臣之選必才識可以備廊廟之器必威名可以聳夷夏之瞻斯遠振於國威以上尊於主勢如臣碌碌歷試庸庸半生繁劇之

中久沈俗吏晚歲論思之列叨冠從班分則已踰老亦知退忽拜殊常之寵俾補宥密之司顧此頭顱無茲夢想雖載陳於免牘猶尚悶於俞音臣實何人任豈堪此用以典樞機之任無乃面生使之坐政事之堂更多形穢冒於瀆再庶追褫三伏望皇帝陛下明聽為公至仁從欲免循夫揚之命特回渙發之音政令於是乎成雖既行而必信名器不可以假終惟反以何嫌

辭免提舉勑令表

臣洊叨任使彌切凌兢恭惟國朝具垂丕則惟務以仁厚固結邦本弗專以刑罰整齊斯民雖未免詳刀筆之文實胷合畫衣冠之意欲易避而難犯當為官而擇人自非明習於憲章何以輔成於經制如臣者愧未嫻於讀律愚或闇於深文凡半生州縣之備更蓋三尺刑書之未究方聖主繼承務先於德禮而法令更定惟合乎人情提綱已冠於樞臣列屬復班於時彦敢圖出綍迺使濫竽儻不思共二之難必上章畫一之制伏望皇帝

邊功之好未有採往行前言之懿寓筆精墨妙之間疊
畀微臣是為異禮伏念臣性惟樸魯才又闊疎生際聖
明獲在侍從之選坐縻歲月初何獻納之功冒陳一再
瀆之辭驟作六十州之長前席既親於宣室後命俾衛
之重更膺八法之模親灑二賢之事銀鉤鐵畫炳然丹
青而不渝玉璽銅梁燦若日星之下映概視持荷之列
獨分肆筆之光亘古未聞於今特盛尊居然後興學本

馳副墨上冒聽蒼中謝臣竊以肆筆成書昭聖人之能事
揭碑詔後屬羣下之紀功矧若微臣誤將隆委恍拜雲
章之錫式嚴翠琰之傳既植龜趺敢陳象闕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鐵畫銀鈎備形八法金
城玉壘上軫九重考文前興教之原録龔遂柔民之政
因楓宸之閒燕寓筠管以發揮臣甫鎮坤維首叨晉錫
著之樂石允輝金匱之藏飾彼彩函入耀璇題之邃即
公堂而中峙盛朝服以命行臣敢不銘鏤愚衷堅勤晚

窮於受鉛救過不暇榮望敢期忽拜出綸俾之入覲雖幸修門之四至終虞薄命之數奇倘忘冒昧而前立見顛隮之至伏望皇帝陛下聖仁從欲帝德有容雖天地洪私每不勝犬馬之報然桑榆末景恐弗堪筋力之施願亟寢於誤恩庶少安於愚分

辭免召赴行在表

臣逖聞明詔凜極危衷伏念臣書生孤苦以奮身官路馳驅於半世幸逢熙旦洊歷周行屢膺麾節之更遂躐

當煩使每無勞效憐臣已入暮景只合退閒鑒其由衷之情俠以祝釐之禄凡未填溝壑之日猶得犬馬盡力以答國恩臣不勝大願

代人謝北内表

在二卿之列已愧罔功進常伯之班實為非據念報効未殫於一日而恩榮備極於兩朝施德自天措功無地

中謝伏念臣一從吏役半涉塵塗首被遇於上宫寖擢升於華貫轉輸三路未能激濁以揚清牧守四州何以承

少酬太上之知更畢餘生永不負明君之賜

代人謝除兵部尚書表

竊位貳卿已逃黜典聯班八座曷稱殊恩顧超踰實過於周行而懇請莫回於聰聽愧深顏靦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一無他長衆所必棄方州縣徒勞之久每分抗塵荷聖神特達之知俾之在列月寺棘卿之高選星郎宰屬之清班故雖使華郡綬之榮亦在京邑王畿之內及其孤迹盡出淵衷徒知展四體以事君無復有一毫之

六卿之中固已汗顏而血指歛五兵之用庶幾耀武以折衝及此桑榆仰酬君父

代王江陰謝改知饒州表

軍壘承流方拜自天之寵侯邦分寄遽叨易地之榮壓威命以欽承撫哀容而踧踖已宣德意悉告編氓中謝伏念臣以不足數之才輔無可為之志一官冷落蓋久負於初心三紀奔馳曾何功於已試方毀瓦畫墁之未免豈抱鬬擊柝之敢辭乃驟沐於選掄俾獲聯於守牧需

官梓里代戍瓜期假以一麾已幸偷安於偏壘錫之再命豈期復玷於佳城人欣出谷之遷獨負褫擊之懼雖舍魚而取熊掌已則幸之然頑石而冠鼇頭人誰甘者敢意乾坤之造誤加葑菲之微矧此鄱陽實為重郡物饒民阜有既庶既富之風俗美化行皆可貴可尊之習負三江之險固望雙闕之嵯峨凡茲宣化之邦率本惟賢之選豈容固繆得以冒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練飭羣工作新庶政億萬世無窮之業固已恢洪二千石共

理之良尤深簡注遂使粃糠之賤薦叨符竹之分臣敢不公而忘私敬典在德布寬大恤民之詔惟務究心賦中和樂職之詩敢忘歸美

代人謝知婺州表

兩歲貳卿之選已貸黜幽一麾千里之符更叨分寄荷上恩之博施許畿都之便藩俯捡庸愚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奮身孤遠遭世清明妄意功名已愧壯行之學半生州縣幾成了事之癡荷聖神特達之知更中外清華

職之誅副以輔郡承流之地臣敢不敷宣王澤寅奉教條賦中和樂職之詩豈前人之專美聽德化已成之詔期癯老之齊休

謝除知洪州到任表

羸軀晚粗安圭篆之居上聖矜憐復冒藩維之寄奉訓詞而引道扶衰疾以到官白叟相迎爭先扶杖而請緑林未靖願聞奠枕之期既頒詔語之隆寬且諭聖心之軫惻拜恩稽顙嘉詠載塗中謝竊惟江左上流豫章古

郡吳頭楚尾實為舟車走集之衝梅嶺葛峰夙表先聖
經行之異襟帶數路冠冕十州向為外敵之傷殘未復
遺民之凋瘵加以里閭囂訟素傳珥筆之譏山谷阻深
尤逞弄兵之習困連營之供億防大敵之窺覦雖節制
之權稍重於異時而撫綏之責莫難於今日非得碩望
孰分顧憂如臣者材歷試而不長身抱疴而久困雖大
恩不報苟懷畎畝之憂而膂力既愆弟有山林之興敢
圖推擇復預使令逮假道行朝承顧便殿灼知哀藺曲

賜附存至於審湯劑之寒温訪醫工之良否既辭天陛
申錫僊丹出千里之名駒賚九鎁之寶帶恩波甚渥沛
然若海之觀病障頓開恍若鈞天之夢遵阻修之道路
加偃薄之霜風自忘行役之勤冀釋焦勞之慮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體舜寬簡躬禹儉勤孝悌通於神明已格
上天之眷命忠信行乎蠻貊將歸北鄙之侵疆念南紀
之要區思舊人而共理以臣久陪政路知德意之所存
察臣屢典藩方粗靜治而不擾故於臨遣不許固辭臣

敢不體宵旰求治之誠宣夙夜在公之力恪遵憲度漸解煩苛欲知馬而問牛固慚吏術何帶牛而佩犢試詰民姦倘丕變於淳風庶少裨於聖化

啓

辭免除吏部尚書啓

驟叨徽渥震疊危衷竊惟八座之任必以賢居六官之長要皆民譽矧劇曹之並建惟文部之獨高豈因已試之弗庸猶諉後功之足詭伏念臣腐儒無用小器易盈

徒為日月之功馴至星辰之上僥踰為甚休退是宜二千石之起家莫奏于蕃之最尺五天之趨覲忽頒細札之書命不獲辭行敢俟駕修門重入步疑續於邯鄲束帶將朝席未前於宣室曾是青鐶之舊物遽加皓首之陳人得非所宜榮祇以畏雖無收並蓄弗遺牛溲馬勃之微而既去復還懼有狗苟蠅營之誚進退維谷傴僂循墻伏望皇帝陛下矜軫忱辭曲回淵聽示保全於孤跡亟追寢於誤恩姑假桑榆俾息筋骸之憊別求藻鑑

綴於周行然頑石冠鼇頭播惡有慚於高位儻稽控免必致顛隮欲望皇帝陛下乾坤有容日月必照憐臣齒髮已暮無心力之可施察臣分量久盈懼恩榮之太過願收成渙以穆師言豈惟憃愚得以自安亦使名器不為濫予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啓

臣聞內殿寓職所以奬勳勞外藩分牧所以盡忠力予非所稱則為誤恩臣比以菲才冒居近列兩干天聽願

備祠官雖免預於繁機尚俾從於藩服至於峻職美名曲全體貌臣感戴恩施但有泣下惟是臣踰年政地過戾實多既乏書勞則內殿寓職已非所當得又臣年踰六衰灾疢方頻不能陳力則外藩分牧尤非所當任驟叨殊寵深積罪愆伏望聖慈收還除職予郡之命止從外祠以便休養以愜公議不勝厚幸

再辭免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啓

竊聞君之待臣以恩臣之事君以情若裨政罔功尚加

體貌此君上示恩者寧於過也寵數非宜合從追寢此
臣下用情者本於誠也伏念臣叨踰已甚祈免未俞仰
戴君父示恩至深至重而獨以臣言淺陋未能控盡其
情上動淵聽臣疾疢投閒乃叨書殿孰不謂之貪榮昨
屢驅馳今復守障豈不更願陳力實以臣愚闇無庸積
有愆咎委難竊禮貌之全年踰六十筋力衰憊必有誤
蕃宣之寄非惟人知之臣亦自知之而力言臣之情也
臣愚欲望皇帝陛下盛德垂慈大明頻照止規殿之美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六　宋　袁説友　撰

祝文

紹興府祈雨祝文

民有疾苦必訴之天訴之神天陰隲下民而神則依人而行也東越春夏不雨訴之天訴之神既賜之甘澤矣甫月不雨烈日所憺毒熱所剥而旱復甚於前日官惕惕於上民熬熬於下訴之天訴之神浹旬矣而雨不至

廟食載祀歲月彌深四方才子謁款歸心陰隲秀民遂其文鳴長吏之願惟神之歆

謁石室文公祝文

惟公來蜀首興文治猶百世師也皇帝嘉公往績形於奎翰某實拜賜以來遠有光華公亦與有榮焉敢以此告

謁張忠定公祝文

惟公高世之節無後無前撫蜀之政流誦四傳百世之

下瞻仰先躅垂訓後人以教以掖

辭張忠定公廟祝文

公撫蜀之政視諸故府猶在也某無能為役而繼前躅守而勿失得善其去前後相望如面命如口誨其弘多矣瓣香云違不敢忘德

辭諸神廟祝文

奉天子命守茲西陲閱歲維吉緊神之依奉詔而東駕言遄歸蒙貺受祉惟神之思拜手云違載祈永綏

於王不以遐二

勸農文

池州庚子勸農文

歲二月郡太守率耆老以勸耕於郊故事也太守奉上德意諭凡父兄子弟何敢以故事云夫民以食為天而農為食之原父兄子弟知之悉矣非有死亡疾痛誰肯鹵莽滅裂而欲化穰為饑哉太守雖無勸可也今太守不民之勸而惟已之責使太守有善政無矯法有寬禁

無苛刑皆因其所利而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征薄取與民休息而影響於古人安輯之地民曰不耕太守弗信也太守承天子命以綏柔父兄子弟父兄子弟以身之衣食而責之太守焉二者相依而行固不欲上作而下不應也太守敬以父兄子弟故而以政自勸父兄子弟其知太守意而以農自力此天子所望於守臣而守臣所期於民者如此其尚勉之哉其尚勉之哉

池州辛丑勸農文

迺故歲既旱民且艱食太守之政弗善召此一歉今尚何顏而見吾父老欲循勸耕故事哉愧而不言可也明天子寬郡國之誅俾爾郡守猶得庀職焉以與爾賑捄而安輯之今幸未罪逐再與父老接話言於此若終愧而不言則太守不職滋甚矣父老其知明天子所以惠爾者乎蠲減田租十九者半郡有請焉詔曰可蠲直賑糴為米二萬郡給期以累月郡有請焉詔曰可發廩戶

再請焉詔曰可太守恪承德意凡可為吾農地者曰寬輸賦曰倚征索曰勸認糴曰釋田訟太守何敢持此自贖以求德於吾農哉凡以奉天子命也爾毋曰太守如前所陳所以賑我而卹我與令所以誨我而勸我者亦無迺大寒而後索衣裘乎嗟夫太守令不復云云而可以古人之言告汝否良農者不以水旱輟耕信斯言也爾父老其將使子弟親戚為良農乎抑亦因噎而廢食乎利害較然太守無勸可也惟茲方春雨雪時至麰麥

在地秀實有期上承天時下盡人力歲之豐凶可預卜矣吾農其念之哉其勉之哉

慶元已未成都府勸農文

太守勸耕於郊集州父老迺訓迺告今至於三矣過此太守遂歸老乎三年爾父老相從太守情與政如一日有惠心心雖勞而惠弗廣有愛念念雖切而愛弗孚愧此身更愧爾民殆無以自恕者古人一日猶能用力於仁也太守三年而有愧於州父老如逭責何今以故事

三見爾父老便將萬里以別且先以繆政自訟而後以勸爾農夫農爾民切身事也不諭而知不學而能如饑必食如寒必衣固不待太守歲歲以勸然切身之事必先愛身身安則耕可力危則無此身且無此耕無此食理也孝父母則享善報身自安否則陰譴乘之身危矣息鬬則居鄉里身自安否則刑責隨之身危矣惜財物則足衣食身自安否則饑寒困之身危矣戒驕惰則有功績身自安否則破蕩因之身危矣四者爾知所擇則

身安然後可以耕可以穫得以食得以飽矣爾不知所擇則身危然後不能耕不能穫無以食無以飽矣太守不以爾農勸而以爾身勸蓋以農之本者勸爾也太守歸矣爾父老毋忘此言毋危此身父戒子兄告弟曰令與弟常能守太守言則如常在太守側矣嗟乎爾父老果能以此諭子弟乎詩不云乎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昔人愛賢之語太守之愛爾父老者亦如此爾其念之

一官州縣惓惓在民弗詭弗隨枉尺直尋六十九年有韞莫伸一夢不覺失此老成我輩從公道合意親論文有社尊酒有盟云胡逝川奪我善倫饋奠悽然涕沾於巾公其有歸鑒茲哀陳

祭池州王都統文

天之生才蓋將以幸當世而人之負才又豈欲僅見其一二耶使天而有意焉則才固不以輕畀有才而遽奪之則天理殆未可以數計也嗟公之生世濟厥美蚤焉

以詩書而自奮而拳拳用力於舉子嘗一試於文闈竟弗能以遂志慨父書之可讀迺投筆以從事顧其文足以自立而武則果敢而勇毅出把州麾入環禁侍輿論為之嘉仰而上意之所眷倚茲盡護於江屯甫僅周於一歲於軍情乎練達而戎功之必備譬之嚴父慈母以臨子弟而吏士肅然莫不畏威而懷惠蓋天之所以予公者必有意而公亦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而日親之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不肯自已是何一旦遽以一疾而

不能起也豈天之所付將泛然其為戲也抑天下之事有不可以意揣而公之云亡適不幸而致耶不然胡奪之遽使之僅見一二而遂至此也嗚呼哀哉予於醇父昔未瞻際維故夏之六月偶一見而倒屣曾未浹辰公已來帥我亦僥踰繼叨郡寄相從幾年警愛備至公有疑而必問我有請而輒詣相與洞然而無間務脫略乎苛細方將以異日之事而望之乃一夢而遽蛻雖死生旦暮之必然而獨醇父之亡殆識與不識皆為流涕也

具衆美百年盍簪一夢不覺俯仰莫詢宗老無幾士為
酸辛噫嘻吾邦民方告貧賴公賢子拊摩屈伸有瘼必
察有惠必陳千里晏然如物在春我輩受壓懷德弗泯
維父之美維子之珍公雖云亡垂裕益新酹觴告訣涕
零沾巾

祭葉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壽八十二年始憂而勤百未一全終貴以
逸五福粲然昔別駕公其亡逝川夫人方壯諸孤滿前

二子一幼六女後先夫人曰吁淚下迸泉何以為家立志在堅靜以樂貧儉以給饘閉門撫穉朝餐夕眠女也及笄選壻有連門闌一時衣冠闐闐維時貳卿齠齔童顛夫人撫之我其女憐始於嬰孩而教已專及其能言訓督益虔擇師惟良無愧三遷譬如美玉既琢既鐫宗廟之器瑚璉璧瑄揚鞭宦塗華策以寧踐揚中外聲實四傳溫詔還之擢登禁聯夫人悦之曰予子賢我顏以懌我志以宣天子嘉之渥恩自天曰母之訓爾惟弗愆

夫人懷歸安於故壘田園笑傲燕樂周旋七年里門壽考綿綿夜旦推移徵疾偶纏我書問安亦云小痊迺歲之杪一夢弗還我為諸甥荷意拳拳疇昔侍誨如母存焉離違八稔迹如天淵孰知此來拊棺涕漣歌此奠詩舉我一觴